

吳稚暉先生文存

無錫周雲青編纂

# 吳稚暉先生文存

寄售處上海

梅白格路宏昌里第一百廿一號  
即在愛文義路新開巡捕房後面

醫學書局

## 吳稚暉先生文存序

吳稚暉先生，初名朥，別號朥盦，後更名敬恒。積學能立，深於音韻訓詁之學，兼通英法日三國文字，著有上下古今談、天演學圖解、荒古原人史等書。尤于國音一科，別有創解。雲青每讀其文字，輒覺眼界爲開。蓋先生目光遠大，於學無所不窺，故能見理精確，論事透闢，一種橫厲無前之氣，當之者無不披靡。至其取材之豐富，上自天球宗彝，下至園中石、乾矢橛，無不佐其筆陣之縱橫。而字法句法，往往憂憂獨造，脫盡恒蹊，目無桐城派、陽湖派之餘子。真近世鏤心嘔血之大作品，神工鬼斧之大文豪也。然先生學問道德，千載傳人，雅不欲以文人自居，故所作輒隨手拋棄。雲青既喜讀先生文，時時搜集，先後得若干篇，尙不及十之一二也。一日，吾鄉大律師錢季常先生，由無錫來海上，赴星六會星六會者，吾無錫同鄉十餘人，每逢星期六下午六時，在余業師丁仲祐先生醫寓內之茶會也。錢先

生瞥見余案頭置吳先生所著之溥儀先生！一首，且讀且擊節，讀一小時而畢。其時陸續赴會者已有十餘人，若欲每人傳觀其勢不能遍及，丁芸軒先生將此文朗讀一過，讀時按其文氣，抑揚頓挫，喜笑怒罵之色，現於眉宇間。四座之聽者，亦依其聲之高下疾徐，而爲喜怒，宛如聞吳先生之一席談也。季常先生曰：吳先生如此妙文，在無錫者，皆未能一見，即星六會同志，皆吳先生之老友，見者亦不過一二人，豈非奇事。蓋付諸手民，以廣流傳。雲青即將篋衍中所存吳先生文，盡付鉛印，以冀世之愛讀先生文而想望先生丰采者，莫不先覩爲快，非敢意爲去取也。然先生著作日富，廣登京滬各報，余小子益當窮搜博摭，他日將續輯二三四編，姑以此編爲嚆矢云爾。中華人民建國之十四年六月無錫後學周雲青謹識

# 吳稚暉先生文存目錄

序

目錄

上卷

溥儀先生

國民黨不加入善後會議

試驗過的善後會議

說黨

婉告太戈爾

皇會聲中的太戈爾

國音沿革序

四聲實驗錄序

四聲實驗錄書序贅後

目錄

一  
一  
一  
一  
一八  
二四  
二七  
三〇  
三五  
三八  
五八  
六九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跋山邱偶語·····          | 七一  |
| 科學週報發刊語·····        | 七三  |
| 校讀終了科學週報的「杭育」上····· | 七六  |
| 校讀終了科學週報的「杭育」下····· | 八三  |
| 答以君「廣韻注音字母的疑問」····· | 八八  |
| 覆羅國杰書·····          | 九九  |
| 致羣報記者書·····         | 一〇九 |
| 致李石曾書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二二 |
| 致華林書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二八 |
| 答華林書·····           | 一三九 |
| 致張仲仁書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四二 |
| 復蔡子民書·····          | 一四六 |
| 箴洋入股化之理學·····       | 一五一 |
| 物質文明與科學·····        | 一五九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····· | 一六八 |
| 七十年前的日本官不識石炭·····  | 三〇八 |
| 怎麼辦呢？·····         | 三一六 |
| 苦矣·····            | 三一八 |
| 我也來試一試看·····       | 三二二 |
| 轟報新年雜話·····        | 三二六 |
| 個人的瞎三話四上·····      | 三三四 |
| 個人的瞎三話四下·····      | 三三八 |

## 下卷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寒厓詩集序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一  |
| 八大人覺經箋註序·····          | 五  |
| 四十二章經箋註序·····          | 六  |
| 佛遺教經箋註序·····           | 八  |
| 讀民立報所載記述吳綬卿先生雜作書後····· | 一〇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釋爾雅名義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五    |
| 對陸德明釋文問·····       | 一六    |
| 始之養也解·····         | 一八    |
| 安車輶輪解·····         | 一九    |
| 餞駟解·····           | 二一    |
| 沽酒市脯解·····         | 二三    |
| 氏族先後辨·····         | 二五    |
| 中國之社會教育應兼兩大責任····· | 二七    |
| 茶客日記·····          | 二八    |
| 三十年前日記之一斑·····     | 五九    |
| 跼盦客座談話·····        | 一至二三四 |

# 吳稚暉先生文存上

無錫周雲青編纂

## 溥儀先生

△冤哉溥儀先生

△危哉溥儀先生

曷言乎冤哉溥儀先生。溥先生若再住在那個牢監的宮殿裏。做那關了大門的皇帝。不到二十年。深恐要同明朝中山王的嗣王一轍。在自己廳堂上。替人打板子。聊以謀生。溥先生自己本身是一個狼有覺悟。十分高明的青年。所以他一聽請他出宮。口口聲聲。願做平民。即最近東交民巷內做萬壽。拿平民態度。拒絕瞻拜。提議出洋。先赴大連。要用平民資格前往。都是表顯他不肯再做那種冤大頭。斷送自己的前途。然而有三種動物。包圍得他密勿通風。必要送他進了卑田院。才樹倒猢猻散。什麼三種動物呢。

(一)耗子 遺老是也。云青謹案。北人所謂耗子。即南人所謂老鼠。

(二)癆蟲 皇室奴才是也。

溥儀先生

(三) 鱷魚 奸商及古董販子是也。

先說耗子。耗子之意。即言彼輩專做溥儀先生的鼠竊。什麼遺老不遺老。真正遺老。已入山必深。入林必密。隱其姓名。飽薇蕨以沒世。今日在通都大邑出鋒頭的遺老。好比如康有爲哩。陳寶琛哩。鄭孝胥哩。羅振玉哩。諸如此類的東西。都是挾有另一種騙法的痞棍。晝伏夜動。名之曰鼠竊亦可。有如康有爲。年來到處棍騙。人人皆知。至於羅振玉。不但專販國粹。假造古董。爲東洋巨騙。一部日本人深痛惡之。即彼二十年前在我們蘇州。吞沒師範學堂建築巨款。至今懸案未結。就是鄭孝胥。於這兩天發表的八十萬金寶借款。他當時本想串同奸商用六十萬措押。且回扣每萬得五百元。利息則按月一分二厘。被溥儀先生岳父榮源去戳穿。方把他闕出內務府。止有好像陳寶琛。王國維之徒。比較謹愿。然而終不免了一個變形的鼠竊。近來有一個住在後門內三眼井七號的老太監。叫做邱和來。他在奏事處當差。當到首領。已有三、四十年。他說：『那班陳師傅之徒。專門想借光。今天碰響頭。拿了書畫走了。明天謝天恩。領了古玩去了。好東西被那班拖辮子的漢官老爺們搜括完了。』借光別號揩油的。確算得鼠竊的一種。至於載在檔案內。凡做過京師地方官的。幾乎都領到重要的官產。充做賞賜。若說明

明頒賞。各省的大官不必說。就是會鑽的國會議員等。都把他的生日。列在長春宮的送禮單上。經了這許多的大小耗子。每年竭澤而漁的去揩油。如何不在二十年內。把溥先生揩得骨瘦如柴。在破宮殿裏。臥牛衣中。對窗紙的亮光。啜泣呢。然而這班東西。大利所在。豈肯放過。所以陽託忠憤。陰行把持。極其可笑的。到了東交民巷。還在日使館的餘屋中。榜出南書房。軍機處等名目。一日羅振玉揚言。『昨天有一極可笑的事。有一名馬夷初的。闖入南書房。我適上值。聲稱要見我們上頭。我們上頭豈隨便要見就見的麼。』一馬先生笑倒了。擬再遇羅。問他你是誰。他若說是羅振玉。當驚答曰。原來你尙在世。不是早聽見你已投日本海自盡。予諡忠烈了麼。總而言之。這班無聊的宮鼠。是仗着帝制。作名利雙收的計畫的罷了。至於專門圖利的。則有下兩種。

再說癆蟲。癆蟲者。即附入骨內。要把皇帝的溥儀。不鑽死他不歇手。宮監等其小焉者也。最大的癆蟲窠。便是內務府。宮中一切費用。照舊無底般的侵蝕。說出來人人要笑倒的。御膳房每月用醬要二百十斤。那一年二千五百廿斤醬。已把溥儀夫婦。變成醬人蘿蔔而有餘。所以內務府的首領紹英。在辛亥革命時已報破產。至今十有三年。反東也銀行存款。西也巨產買主。數以幾百萬計。現在恐怕查抄。駭得不敢出頭。前日我

亦與黠檔案。見列正開銷七項。每年共需銀二百八十餘萬元。無一非絕可笑的用款。試舉一例。有鐘表傳報費。一萬三千餘元。你想是什麼話。然額定則二百八十餘萬。若實用則有宣統十五年收入帳。那裡是什麼收入。就是借的債。賣的古董之類。有五百數十萬元之多。不見有一錢存留。所以京報上已登過的別種報告。有年需六百數十萬元之說。又拿最近一事爲證。所謂陰歷年底。溥先生要去清宮拿些衣服等穿。此亦人情之常。中間便有乾隆磁器。仇十洲漢宮圖兩幅之類。大約要充元旦賞品。捐而未予。僅取去衣服一項。在陰歷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的兩天。莊院長做組長。親眼看他們取出的。我充物品黠查員。親手遞過。一一唱交的。單是貂袍一項。便是二百餘件。其餘青狐玄狐天馬海龍之類。也二三百件。出了神武門。據當時在場人。閑講白嚼的估價。至少值四十萬。又有人說。就拿這四十萬元。給溥先生夫婦三人。到倫敦郊外。與葡萄牙王一同過度。也已經舒服極了。不料過了三天。就是報上登載。溥先生向清宮取出寶貝若干。押當十萬元。把年關度過。才知道還是那班內務府的癆病蟲。開了幾天的董。當然日使館內所設南書房的上值者。如服振玉等一班宮棍。也必定叩謝了一滴的天恩。據我所知。什麼宗室黃帶子。還在白廟胡同裡。替我朋友拉包車。一碗

施粥也不會在這十萬元裏喝着。這算什麼一回慘酷滑稽的事。所以再去取東西。委員會既因不合點查章程。不許零星再取。我個人亦很替溥先生盼望。等點查完了。分清公私。凡不關朝章國故的。什麼金銀寶貝。都讓溥先生拿去。我料必有整千萬元。可以給他下半世。及子孫諱親的贍養。不要像火燒。偷來的一般。給那班癆蟲與鼠竊。作成鱷魚。做了「快要完」全國明達不細想。算做什麼把戲。許他四百萬元的優待費。口惠而實不至。做了第一步癱局。又把一道皇帝的金剛箍。在他頭上緊緊套着。弄得他「醬缸打破。架子仍在」。要當賣老祖母結婚禮物。年用六百萬元。滋補這班癆病蟲。又分潤那班有尾巴的大小耗子。這不是一個大騙局麼。幸而他的家私。還值整千萬元。好像癆病才到第二期。救治還來得及。所以修改優待條件。廢除皇帝名號。點查全宮物品。那是替他打了一針。起死回生的藥針。溥先生始終感激不盡。這是民國運氣尚好。凡青年皆是高明。我祝他將來出來。担任第十八任的總統。惟有這班癆蟲。同着那班耗子。鱷魚。東也狗吠。西也鷄鳴。鬧的六神不安了。

再說鱷魚。鱷魚者。廣東人的害物。北方便要稱大蟲。凡全世界的銀行奸商。交易所奸商。下至古董奸商。以及打鼓兒的小販。都是浪子。癡兒。孤兒。寡婦的喪門神。他們吃死

人也不吐骨頭。直要等他發了財。他的子孫也被人如法泡製。即如努兒哈赤之甯馨子孫。如玄燁。胤禛。弘曆之徒。他吸聚積貯的本事。固十倍高明於鹽業銀行的乾濟。不料弘曆的玄孫。面孔還長得絕俊。便宛轉簸弄於乾濟之手。我輩怯懦的羣羊。也要求生。彼輩耗子。疥蟲。鱷魚。也無非求生而已。我輩飯糗茹草自足。原也可笑。彼輩食肉寢皮。原也有彼輩之不得已。故乾濟樂。溥儀是否會哭。也值不了我輩來咏歎。但恭喜發財。不是善心的老爺耳。中常在胡同口聽慣的麼。我們恭喜年來銀行事業的發達。問他如何發財。也不妨替鱷魚先生們算筆小帳。諸君不看見前幾天本報揭登的鹽業銀行八十萬借款合同麼。他的內容是。

金寶金冊通共七千六百兩七錢

金箱金塔等又共三千三百六十九兩〇九分六厘

兩共一萬〇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九分六釐

就是馬上回鑪。已超過四十五萬元。其餘三十六件自身成器的價值不算。一千九百五十二顆的真珠也不算。一百八十四塊的寶石也不算。還有不是足成金的八百八十三兩八錢的金子也不算。又瑪瑙等珍器四十五件也不算。據說一場刮子算做荒

金抵過四十萬元半額借款。不好意思。又加上另數五千八百三十六元收入內務府帳上。就算公平交易。哈哈。這是兩願非逼。當然不生什麼問題。若冠冕堂皇說起來。比東交民巷。還要公平。乾齊先生必定啓發我輩曰。一個燒火丫頭遞給鼓兒擔一尊金佛。換取銅元二十枚。難道不是常有的事麼。我對曰。唯。我惟痛恨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成此合同。時間不是恰恰宣統十六年的舊曆端陽前幾天麼。溥先生要把老祖母的結婚禮物。借這八十萬急債。到底幹什麼呢。就是要做那牢什子的關門皇帝。耗子一太堆。癆蟲塞了氣也不得透。不是端陽要開銷了才太平麼。鱷魚哈哈大笑。就是攻他這弱點。大小中外鱷魚。布滿在東西交民巷。後門。東西牌樓。王府井。琉璃廠等處。都侍候這位二十歲的少年「上頭」呀。嗚呼。這三種動物。都非把溥先生弄到替打板子過活不止。他們惟一達到這種目的方法就是恢復優待條件。這就叫做冤哉溥儀先生。

何爲危哉溥儀先生。則老實對曰。冤哉溥儀先生者。昨已明白言之矣。那班耗子。癆蟲。鱷魚。非把溥先生送進了卑田院不止。所謂危哉溥儀先生者。恐怕那班耗子。癆蟲。鱷魚。又非把溥先生送上了斷頭台不止。這種太早計的警告。雖然說我恐駭編咒。夢囈。

均聽憑愛猜想者去猜想。然而我愛這無邪氣的高明少年。我且把理由細細陳述出來。請愛他者去做個參考。不能算我多事。凡一個朝代的變更。所有舊朝代的子孫臣庶。稍有反側力量者。無不被新朝輾轉鋤除。必至對方小心韜晦。一無反側朕兆。才能邀數十年後假仁假義的榮典。如歸命侯之類。做別人一個厚待前朝的裝飾品。然而前清到了雍乾之世。如曾靜之獄等。尙因牽纏了姓朱的。便冤死數千百人。這能夠作爲一件兒戲的事。說到了民國。可以隨便撒爛污。不激成大禍麼。實在是民國的改革。更是雙料的改革。一是換朝代。二是換國體。所以能待前朝。比較十分寬大。其大原因。沒有一個私人爲着自己子孫萬世。在那裏猜防前朝。其大理想。是國既共和。爲四百五十兆人公有。就是溥儀也有一分。想沒有那裏殷頑。在那裡處心積慮的活動。不料十三年以來。竟鬧了顯著的一個復辟大把戲。又時時對有力軍閥。造作不斷的謠言。那神武門裏又常常做出許多違悖優待條件的怪事。如予諡了。欽賜紫禁城騎馬了。准預瓊宴。鹿鳴宴了。榮封三代了。皆開一種類似暗示復辟的笑話。這種無意識的混鬧。難道可以保得定一方面沒有漸進一步的猖獗。又難道可以保得定一又方面沒有履霜堅冰的恐懼。生出一勞永逸的決心。這一定要如吾鄉孩子的俚諺所云。『

猴子弄私處。弄出血來了。」我再來舉出三大理由。

(一) 由嘲戲而認真

(二) 由憤慨而仇嫉

(三) 由恐懼而激昂

何言乎由嘲戲而認真。最可笑的一班耗子式的拖尾巴人物。到了民國。還鬧什麼遺老。遺老兩字實是最肉麻不過的揶揄名詞。但是遺老既老。書本上有這個廢物名稱。遺老便讓他去遺老。民國之大。何奇不有。有道種怪物。供給遊戲文章裡嘲弄嘲弄。亦無不可。有如蘇州的汪鍾霖。曹元忠之類。人家開弔慶壽。無不翎頂而去。這就是元朝高帽子呵道。法國拿倫帽守門之類。也足以點綴成趣。而且那班遺老。無一不就是瘟臭官僚。他的同類。號稱服官民國者。把民國鬧成不知什麼東西。都由那種惡物。他們既然頂了遺老頭銜。止去做做鼠竊。或偶然偷做些顧問。總裁。總辦之類。也終算他們比較安分。因而對他們愈有惡詞。至多不過在他們辮子上。大著上。開開他們的頑笑。也索罷了。不料他們生性不安本分。讀了他們奴才傳奴才的幾本死書。不問三七二十一。要想如法泡製。現在看到在東交民巷日本使館裡。貼有南書房軍機處。便見得